



走路到清華，以及蘇格貓底

文、圖／吃玻璃

許多作家、學者、社運人都來自新竹，我到訪新竹是為了探望在清華念半年書的另一半：她明年升上大三，此前要到外地交流。她選了台灣清華，先在二月台北國際書展幫忙，才獨自乘車到清華。台北有雨，她帶著行李箱直闖宿舍。多得她，我有了常來台灣的理由。

新竹比台北寧靜，小店可愛如常。城隍廟煮的米粉可口好吃。我們從新竹火車站走路到清華，跨過長長鐵軌，地圖只幾個指頭的距離，我們走了三刻。遊新竹，路上無伴還是會寂寞，最好攜伴聊聊，快樂很快，清華眨眼就在眼前。

她聽過一些傳聞，說曾有人提議收回校園一些土地，說這學校土地用不著。校長回應，我們以研究原子聞名，校園大一些，爆炸起來方便些。我噗地笑了。這校園我認識的作家有楊佳嫻、鄭聖勳在，一人出版那個長髮怪人也在這裡畢業，文理雙全吧。可惜來到的日子太短，周日周一，無法旁聽課堂。

到著名的蘇格貓底晚餐，想不到有這許多書與文學雜誌，可惜我沒有雅賊的癮。看到香港作家也斯在七〇年代刊出的〈夏日與煙〉，是他早期作品。還有楊渡小說，許多文青就這樣以作品打手印，青春都在這裡沒錯，都在一家有貓有書的校園餐室裡。

她說，常有男生來邀請店內捧餐的女生拍照，又問她們要電話號碼。經她這麼一說，我就不敢張看了，怕生嫌疑。貓倒好，兩三隻走進來要人摸，店名有個貓字，吃掉古哲一個拉字，有它的浪漫在。

旁邊一枱有對中年男女，女的餐點碰也沒碰，邊說邊哭，男的邊聽邊吃。我從沒遇見過這種形式的傾訴。他們走後，留下一個原封不動的餐點，整理的女生有點不知所措。我還是看了幾眼，回頭看我伴，還好沒被發現。「你猜他們甚麼關係？」她用粵語問。

「都沒關係了吧。」我用國語答。反正每天都這麼多故事。

約了她的同學去球場鬥牛，難得，沒下雨。跳投，揮汗，有重返校園的感覺。

